

林非散文选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第3号

林非散文选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 615710

印刷者：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1.125印张 4插页 248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2版

1993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2001—3000

ISBN 7—5329—0451—2

I·393

定价6.65元

目 录

· 异邦行 ·

旧金山印象·····	(3)
小城柏克莱·····	(12)
卖艺者的乐园·····	(18)
斯坦福一日游·····	(24)
寻找鲁迅的足迹 ——仙台之旅·····	(30)
东京之夜·····	(37)
东京乘车纪闻·····	(43)
京都漫步·····	(50)
汉城纪行·····	(56)

· 逍遥游 ·

大漠行·····	(71)
千佛洞掠影·····	(76)
游了三个关·····	(84)
普陀山记行·····	(90)
亮晶晶的城镇·····	(99)
从乾陵到茂陵·····	(103)

醉翁亭奇遇	(109)
农村公园游记	(113)
丹东之夜	(117)
淮徐纪程	(119)
庐山的云	(122)
古都西安	(125)
你好，吐鲁番！.....	(128)
黄龙的水	(131)
初探九寨沟	(134)
走向长海	(137)
九寨沟原始森林	(140)
五花海和珍珠滩	(142)
三峡放歌	(145)
天涯海角	(148)
三亚漫步	(150)

• 人物志 •

友情的记忆	(155)
记陈若曦和她的丈夫	(160)
一个在美国采访的台湾记者	(165)
在伯奇教授家里作客	(172)
深圳会友记	(177)
爽朗的笑声	(183)
再见，山内一惠小姐	(188)
秋日访冰心	(194)
冬日访冰心	(199)

• 悼亡诗 •

- 一颗燃烧的心
——悼念散文家吴伯箫 (205)
- 江南琐记 (210)
- 零碎的回忆
——记赵树理 (217)
- 吴世昌小记 (226)
- 文学史家刘大杰的憾事 (235)
- 怀念方令孺老师 (240)

• 忆青春 •

- 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 (249)
- 女人,你的名字是弱者吗? (257)
- “男子汉,你好!” (265)
- 我和牛 (280)
- 太行山赋 (286)
- 记忆中的小河 (290)
- 山 (295)
- 读书梦 (298)
- 一个中学生的悲剧
——《思索的生涯》片断 (301)

• 情趣篇 •

- 谈天说地 (307)
- 我的收藏 (310)
- 珍贵的收藏 (313)

音乐的启迪	(319)
令人神往	(323)
旅游的乐趣	(327)
“吃”的随想曲	(330)
《读书心态录》的故事	(335)
招考博士生小记	(342)
我走过的路(自传)	(347)
再版后记	(352)

异 邦 行

旧金山印象

飞机快要降落了，在旧金山的顶空盘旋着。我坐在窗口凝神俯视，这座久已闻名的城市，在开始时却没有给自己留下美感。只见一大片深褐色的丘陵和土地，茫茫苍苍，显得暗淡和单调。那象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房屋，那细得象一根绳子似的高速公路，和在这里移动的象甲虫一般大小的汽车，都还无法将自己缤纷的色彩，展示给远在半空中的人们。

可是，当飞机在跑道上停下之后，充满了色彩的旧金山，立刻塞进了旅人的眼眶。在浅蓝色的海湾里，阵阵的波涛拍击着堤岸，溅出了银白色的浪花。红红绿绿的小汽车沿着公路飞也似地奔走，象一串串的光束，在阳光底下闪烁着。

公路上几乎找不见人，只有一辆接一辆的汽车，匆匆忙忙地奔跑，这真是一个充满了紧张气氛的机械的世界，而人们就躲在机器里赛跑，一切都在追求着速度，时间珍贵得象是被人们掰着使用，这高速公路上的景象，也许就是当代美国的一个缩影罢。

在旧金山繁华的闹市区里，矗立着一座座紧紧挨在一起的高楼大厦。象是在比着谁的个儿更高似的，在一座六十层的银行大楼旁边，一座象金字塔形状的大楼，在屋顶上又加添了尖

尖的屋顶，总算是超过了身旁所有的大楼，成为旧金山最高大的建筑。听说这场比赛在当地是家喻户晓的一桩消息，美国确实是一个处处都在竞争的社会啊！

在这些高楼大厦的底下行走时，瞧不见阳光，也瞧不见广阔明朗的天空，这里的白昼总是阴沉沉的。我没有去过布满了高楼大厦的纽约，不知道在那儿的街头，是不是更有一个见不到太阳的白昼？从挖掘洞穴的原始人，到建造摩天大楼的现代人，其间的进步实在是太惊人了，人的创造力量实在是太无穷无尽了。然而当人们将各种最流线型的高楼大厦汇集在一起之后，却也同时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失掉阳光的环境，多少又重复了洞穴中那种阴暗的气氛，这也许是出于那些建设者意料之外的罢。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与毅力，创造着建筑史上的奇迹，却不能够出现十分完美的结果，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当大家匆匆地经过这些街道，仰视这些宏伟的楼房时，不知道有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？

自然，在旧金山并不是到处都被阳光遮住的，当我走过这一片高楼大厦之后，晴朗的天空就出现在面前了。蔚蓝的天和蔚蓝的海竟连成了一片，白茫茫的雾气在远方飘荡着，给这个蓝得令人心醉的天空抹上了神奇的色彩。在蓝天底下的海岸上，一幢幢小楼整齐地排列着。有西班牙式的，在一片倾斜的红瓦中间，凸起了几扇窗子，在漆成米黄色或浅蓝色的窗子背后，一块刺绣的绸布帘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抖动；有德国式的，在很厚实的墙壁间，嵌上了圆拱形的门窗，显得很庄严肃穆；而几座哥特式的房屋，在尖尖的屋顶底下，一扇扇尖尖的窗户关得严严的，让人想起了遥远的往昔。

这儿更多的是现代情调的建筑，用自己笔直的线条，银色的钢窗，给人新颖、大方和舒适的感觉，显示了更多的人是在

追求一种新的风尚，他们已经逐渐离开充满装饰格调的艺术趣味了。似乎是想跟那些西班牙式、德国式、哥特式的房子竞赛，这儿也出现了不少很奇怪的建筑。在通往飞机场的公路旁边，我就曾看到过一座住宅活象鸟儿的形状，两只圆圆的大眼睛，是它的窗户；微微张开的嘴，是它通向阳台的大门。象这样一头奇怪的大鸟，蹲在一排排房屋中间，总给人突兀的感觉。这自然也是一种艺术趣味，然而在这里更多的是追求荒诞的刺激呢，还是满足正常的欣赏呢？我是一个匆匆的游客，当然无法知晓主人的答案。

在旧金山，很多住宅的旁边，都栽着大大小小的草坪，这倒确实是令人赏心悦目的，又整齐，又平坦，那柔嫩的绿色，简直要扑到游客们的心里去。嵌在草坪周围的，是住宅的主人们种的鲜花，那一串串金黄色的雏菊，象数不清的眨着眼睛的星星。那浓淡相间的红色的玫瑰花，有的正旺盛地开着，有的已经凋谢了，有的却还含苞待放呢。几块草坪中间都有喷泉，正在迸射着水珠，透过水珠里映出的阳光，那房子，那花朵，那来往的行人，都罩上了一道耀眼的彩虹，很鲜艳动人，却也有点儿朦胧和虚幻的感觉。

草坪尽头的堤岸上，一群孩子正在放风筝，他们奔跑着，喊叫着，欢呼着自己的风筝在海风里冉冉升起。一个脸色很和气的老妇人，独自伫立在栏杆旁边，默默地瞧着这些孩子们，瞧着瞧着，泪水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。在她的心底里，不知道藏着什么难言的忧伤，也许是怀念早就离开了家庭的儿女，也许是深深地感到晚年的孤独？后来听有的美国朋友说起，在他们的很多家庭里，孩子长大成人之后，就自己去独立谋生，成家立业，跟父母很少来往。每当听到这些话题时，我立刻会想起那个沉默和忧伤的老妇人。孤苦伶仃的晚年，没有人说话

的晚年，确实是很痛苦的。

离开了欢乐的孩子们和凄苦的老妇人，我沿着海岸往前走，走不多远就到了金门大桥跟前。在苍黄和荒凉的山丘底下，这座棕红色的大桥横架在碧蓝的海湾上，在桥下望着桥上那高高耸起的钢架，竟象是几座数十层高的牌楼，矗立在大海的顶空。人们用双手造成的这座建筑，比起附近那些低矮的群山来，简直是太宏伟了。听说这儿本来是一片沙漠，也是人们用双手把它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这里不但有象花园一样美丽的城市，而且还成了美国的粮仓，在这里的公路上，常常可以看到象火车车厢那样高大和硕长的卡车疾驰而过，将附近的蔬菜、水果和面粉，运往旁的许多地方去。人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，如果不是用去破坏，而是用去建设，那么就可以创造出比神话还要美丽的奇迹。

这金门大桥的每一座钢架，都从顶端的两侧垂下钢索，象从半空中抛下了一根根弧线，而在每一根弧线上，又整整齐齐地垂下几十根铁链，紧紧系在笔直的桥梁上，远远望去，象是在桥上并排地放着一对对美丽的竖琴，在呼啸的海风中弹奏着迷人的曲调。

风景如画的旧金山，是应该要有这些竖琴来弹奏的。

绕过了金门大桥，就可以看见一片碧蓝碧蓝的汪洋大海，在阳光底下闪亮。一艘艘帆船正鼓着海风，驶向远方，海鸥在帆篷的顶空缓缓地翱翔着。听说这儿有不少捕捞鱼虾的船只，在海边漂浮。船主捕到了鱼虾，在码头上煮熟了，卖给顾客，不少来旧金山的游人，都要尝一尝这鲜美的海味。

在这附近的高丘上，有一座很著名的纪念塔，那耸起的塔身，从上到下都是滚圆滚圆的，显得很不平凡。为了纪念一九〇六年在旧金山大地震中牺牲的消防队员，人们才特意将这座

塔造成水龙的模样。听说在那场悲惨的大地震中，曾燃起了令人恐怖的大火，不少英勇的消防队员，从正在焚烧的断垣残壁中，抢救素不相识的妇女和孩子，不顾生命的危险，攀上在半空中摇晃着的梯子。他们被狂暴的火舌吞没了，被倒塌的房屋埋葬了。

听着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瞧着这座庄严和雄浑的高塔，我不禁默默地低下头，向这些壮烈的牺牲者致敬。这时候，远处一座金黄色的大教堂，敞开了圆拱形的大门，敲响了悠扬的钟声，象是在替这里的游人倾诉凭吊壮士们的心情。跟我们很相象，美国也非常重视对英雄和烈士的纪念，我在附近有些地方游览时，也曾看到过不少类似的纪念性建筑。我想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和民族，绝大多数的人们，总会尊敬高尚和有道德的行为的罢。

金门大桥是这儿最著名的建筑，却并不是这儿最长的桥梁，在这儿最长的是海湾大桥。有一天正碰上傍晚下班时间，我搭乘一位美国学者的车，路过海湾大桥，桥面的公路上被数不清的汽车堵塞住了，一辆辆小车排成了几行，静悄悄地停在那里，丝毫也不能动弹，好象都失去了奔驰的能力。人们制造大批的汽车，又铺筑了高速公路，是为了可以飞快地奔跑，有时候却达不到这个目的。说真的，这个社会已经被自己制造的过多的财富累赘了，过多的财富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，也许会产生想象不到的弊害罢。望着一排排看不见尽头的汽车，不禁使我想起了童年时候听说过的聚宝盆的故事，从盆子里无休无止地长出了数不清的松树和柏树，密密层层树林终于把找回聚宝盆的道路都遮没了。

好多美国人也许是不会为这些事情发愁的，在我们左右前后的小车里，人们正心安理得地等待着。美国是一个忙于奔波的

社会，却在桥上找到了让自己悠闲一下的机会，人们的精神都松弛了下来，紧挨在我们旁边的小车里，一对情侣正在无忧无虑地谈笑着，亲吻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汽车里的收音机开始报告直升飞机指挥路面交通的信息。尽管收音机里的话语在滔滔不绝地响着，汽车却依旧一动不动地停在长长的桥上。

比起这样的场面来，在旧金山中心地带往来的汽车却要少得多了。旧金山是一个建筑在山坡上的城市，道路几乎都是陡峭的，一会儿象是通向山峰的顶部，一会儿又象是冲进山底的深谷。有时候刚到达深谷中最低洼的地方，又立即攀向悬崖似的山坡。坐在汽车上这样往来行驶，真有点儿提心吊胆，尤其是路旁商店门口的霓虹灯，在树丛里神秘地映着眼睛，似乎更增添了危险和紧张的气氛。

在这样陡峭的路上，却还有一节节短小粗壮的有轨电车，缓慢地爬上山坡。听说上这儿来的美国游客，都要怀着思古的情调，尝一尝乘上这种车子的滋味。刚被淘汰了几十年的有轨电车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竟已经成了老古董。人们大概都会有一些怀念往昔的情绪罢，在凭吊古迹时，的确会使自己的感情变得辽阔和丰富起来，不过这儿所怀念的往昔，在我们东方人的眼里，却又是多么的摩登，如果我们怀念往昔的话，至少得要去看一眼汉唐的遗迹。

当夕阳西下时，旧金山披上一身金黄色的光辉，衬托着碧蓝的海水，显得那样的优雅与柔和，我在阳光底下遐想着，尽管每个国家的历史有这样的不同，人们对待自己民族的往昔，总是象儿童一样的天真。我从美国回来后，又在敦煌附近的戈壁滩中寻找着玉门关的遗址，当我终于看到了玉门关，站在土墩上象孩子一样欣喜的时候，不禁想起在旧金山看到的那个孩子，他半个身子挤在电车里，半个身子还留在电车的门外，

满脸绽着笑容，为自己能够登上这辆电车，感到了由衷的喜悦。此时，各色各样的灯光又在暮色苍茫中一起涌了出来，给旧金山点缀了一个美丽的夜晚，简直有点儿象神话中的玻璃世界一样，晶亮，透明。我曾站在离这儿不远的小城柏克莱的山峰上，远眺过旧金山的夜景。在一片闪烁着无数光线的海洋面前，我感到万分的神奇。

无数盏用灯火画成的图案，立刻吸引住了众多的游客，啧啧称赞着。在这幅图案的底部，是一根根淡黄或浅蓝色的光线，不住地闪烁着，迸发出朦胧的色彩。一条明亮和粗壮的橙黄色长线，出没在这个图案中间。据说这条光线就是我常常路过的海湾大桥。在图案顶部，有几颗红星在移动，人们说这是飞机上的灯火。旧金山的夜晚，真是光线和色彩的河流啊！

跟我在这儿降落时的印象不同了，四季都象春天一样温暖的旧金山，确实是美丽和迷人的，不过这儿也有着丑陋与肮脏。

那是在另一个美丽的夜晚，当我和友人经过一条被戏称为风化街的道路时，看到在路边林立的商店门口，挂着一盏盏霓虹灯的招牌，几乎全都闪烁着裸体女人的轮廓，而在通明透亮的街灯底下，一座座玻璃窗里也陈列着很妖气的裸体女人像。听说在这里的多少电影院，都放映无聊和下流的色情电影，舞厅里跳着脱衣舞的女郎，也正在吸引着有些游客们贪婪的眼光。

轻佻和刺耳的乐曲，在夜风里荡漾着，一对对年轻的男女，随着乐曲的节拍，摇晃着他们的步伐。在人群里有几个打扮得很艳丽的女郎走过，跟年轻和风流的风流绅士们搭讪起来，她们伸出纤细的手，捏住这些寻欢作乐的夜游神，不住地说话。如果那个古板的乡绅堂·吉河德来这儿旅行的话，或许会以为

他们是一一对活泼和爽朗的情侣罢，然而这却是妓女在寻找顾客啊。在这个追求自由的世界里，难道人们的肉体与灵魂，贞操与尊严，也可以被允许自由地卖给别人吗？

陪我同游的友人，也不再愿意多看一眼这充满肉欲与色情的夜市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将汽车飞快地开了过去，然后在绿荫如盖的梧桐树底下放慢了速度，又让他的汽车在灯光下散起步来。

道路的两旁，霓虹灯依旧在不安静地眯着眼睛，我们头顶上的梧桐树叶子，在凉爽的夜风里飒飒地响着，离开了那个浑浊的夜市之后，这单调和低沉的声音，似乎也变得很有点儿诗意，令人感到可亲了。

当汽车穿过一条小桥之后，在路旁一排低低的铁栅栏背后，我瞧见了数不清的石碑，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这块宽阔的平地上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在南太平洋牺牲的美国官兵的坟墓。在蒙上了一层水气和浓雾的月光底下，一块块厚厚的石碑显得分外庄严。我的眼光越过暗夜中的平原，隐约看到远处朦胧的海面上，点点的星火在闪亮，也许是在为这些英灵驱散浓重的夜气罢。

汽车终于开过了坟场，我却依旧留恋地回头张望着。它渐渐变得遥远了，连凄清的影子也消失了，不过它似乎还分明在我的眼前。一块块石碑，变幻成一个个英武的勇士，他们依旧握着枪，在警觉地巡游着，时时注视着前方。这时候我希望他们别再往前走了，如果他们远远地越过墓地，在那条出卖灵与肉的街道上踟躅时，他们也许会很难受的罢，这污秽的夜市，这凌辱人格的夜市，难道也是他们要保卫的吗？他们抛弃了头颅，洒下了热血，难道是为了让人们在这里沉沦的吗？

不，千万不要让那些勇士们醒过来，让他们悄悄地安睡，

让他们都去做一个美丽的梦，人总是应该追求纯洁的境界罢。

我正是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前来访问这个城市的，因此我喜欢在富有诗意的黎明时分，攀上旧金山高耸的峰顶。这时候，可以看到太阳跃出灰蒙蒙的海面，小半轮紫红的火焰，立刻将暗淡的天空照亮了，在一道道鲜艳的朝霞背后，象是撑开了一匹无边无际的蓝色绸布，而在山崖附近，一朵朵轻盈的白云正在游荡，它一会儿遮住远山的轮廓，一会儿遮住高楼的窗户，一会儿又停留在山坡上的树丛中间。这变幻莫测的云啊，给旧金山的黎明带来了一种缥缈的诗意！

从海上吹来的阵阵凉风，使我感到有些微微的寒意，这哪里象盛暑的八月天气，我或许是起得太早了罢，那么让我向还没有睡醒的旧金山致意，祝它象阳光那样明媚，象海水那样纯洁，象云雾那样神奇，而不要被种种的尘埃和垃圾玷污了。

1981,10。

小城柏克莱

当我离开旧金山，刚踏上柏克莱的街道时，这座建造在山坡上的小城，立即将我吸引住了。这儿没有喧哗的吵声，没有拥挤的人群，也没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摩天大楼。在起伏不定的山峦上，淙淙流淌着清清的溪水；从松树林里飘来的空气，清新甜美，沁人肺腑。在小城里漫步，路过的每一幢住宅面前，几乎都有着柔嫩碧绿的草坪。从喷泉里迸出的水珠，象是映着阳光的彩虹，轻轻洒落下来，把草坪照得亮晶晶的。

这儿的每一所住宅，都在追求自己的风格；正象每一所房子的主人，都有自己的经历和癖好一样。我面前的这幢房子，在倾斜的屋顶上，一块块红瓦象是通向半空的阶梯，站上去好象就能伸手抚摸飞过岗峦的白云。在另一幢房子平坦的屋顶上，分明是个迷人的花园，栽满了多刺的仙人掌、清幽的兰花，和火一样红的罌粟花。

在这里，砖石或水泥的建筑不多，房屋大多是用厚厚的木板造成的。讲究的人家将各种色彩的泥灰涂在木板上，使墙壁显得鲜艳夺目；不太讲究的人家，让这木板垒成的墙壁保持自己的本色，象一幅粗线条勾勒的图案，也挺古朴和雅致。

在浓浓的树荫里，在淡淡的花丛间，各种风格的住宅替小